

清风正气歌

“布衣院士”

■顾中华

这是一座朴素而庄重的建筑，暖黄色外墙被春日的阳光镀上一层柔和的光晕，大门上方悬挂的木质牌匾上写着“林俊德纪念馆”。微风拂过两侧的白杨树，仿佛在诉说着这位“布衣院士”的人生故事。

步入大厅，“献身国防科技事业杰出科学家”13个大字首先映入眼帘，一尊林俊德院士像巍然矗立，目光如炬、凝视远方。馆内各种图文介绍、场景复原、实物展陈，生动再现了林俊德的奋斗足迹和崇高的精神品质。

1964年10月16日15时，罗布泊一声巨响，蘑菇云腾空而起。这个辉煌瞬间，留下一个经典画面：人们纷纷跳出掩体，将帽子抛向空中，激动地拥抱在一起。然而，另一个场景却鲜为人知：当蘑菇云还在不断向上翻滚时，穿着防护服的科技人员，无所畏惧地冲向核爆中心，搜寻记录爆炸数据的设备。林俊德就是其中一员。

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周总理在电话里谨慎地问：“怎么证明是核爆成功？”张爱萍问现场的科技人员，谁能回答总理这个问题？就在这时，一个叫林俊德的年轻人匆匆赶到，说：“冲击波的数据已拿到，从记录的波形和计算的数据证明，这次爆炸是核爆炸。”张爱萍看着眼前这个不太面熟的年轻人，激动地拍了拍他落满尘土的肩膀说，你们立了大功！

林俊德带领小组负责研制测量核爆炸冲击波的压力自记仪，获得了当时证明核爆炸的重要数据，还拿到了国家科技进步奖。这一年，他只有26岁，从浙江大学毕业才4年。此后，他一直扎根在大漠戈壁，参与了中国全部的45次核试验任务。

林俊德是将军，也是院士，他甘于寂寞、以苦为乐，一直坚守在罗布泊，带领科技人员突破多项关键技术，为铸造共和国核盾牌作出卓越贡献。林俊德生活俭朴，一块手表用了15年，一个游泳帽戴了19年，一个公文包用了20多年，一个搪瓷盆修修补补打了5个“补丁”还舍不得扔掉。家里的沙发和床是



林俊德雕像。

张森虎摄于林俊德纪念馆

他用包装箱拆下的木板做成，沙发套是老伴亲手缝制的；客厅里的小木椅是他用家里铺完地板后剩下的废料，花了半天时间做好的；屋里的灯也是他引了一根电线加一个灯管改造而成。基地官兵因此亲切地称他为“布衣院士”。

“我不善于交往活动，实事求是搞科学。”林俊德曾这样评价自己。他一辈子有自己的做事和做人原则：参加学术评审会，从来不收评审费，不让参评人员上门拜访；从没有接受过一个人的礼物，材料都是通过邮局或其他人捎带的，只要材料，不见人；科研成果报奖时，他总是把自己的名字往后排，不是自己主持的项目坚决不挂名；平时专门的请客吃饭，他概不参加，就喜欢自助餐；讨论会上该说就说，不管在座的人官大官小。他常常谦虚地说，自己虽然是院士，只算得上某个领域专家，不可能样样都懂，样样都精；

而且专业研究得越深，研究领域就越窄，专业之外懂的就越少。他有“三个不”：不是自己研究的领域不轻易发表意见、装点门面的学术活动坚决不参加、不利于学术研究的事情坚决不干。2011年，有个评审会在安徽黄山召开，会议主办方请他当主审。他老老实实地说，第一个成果跟我研究方向有点关系，但也够不上当主审；第二个成果不是我的研究领域，我当不了评委，你们抓紧时间再找人吧。

2012年5月4日，林俊德被确诊为胆管癌晚期。医生告诉他只有做手术，或化疗、放疗，才能延长生命。获悉这些治疗可能让他再也不能工作，他毅然放弃了手术和治疗，并告诉家人：“无意义的延长，不要。”住院期间，他重复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要工作”。大家多次劝他休息一会儿，他一再摇头说：“不能休息，一躺下就起不来了。”在生命的最后8

天里，他更是争分夺秒地忘我工作：——整理移交了一生积累的全部科研试验技术资料；——3次打电话到实验室指导科研工作，2次在病房召集课题组人员布置后续实验任务；——完成了130多页、8万多字博士论文的修改，写下338字的6条评审意见；——与基地领导几次探讨基地爆炸力学技术的发展路线；——向学生交接了两项重大国防科研尖端项目……

“俊德”出自《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林俊德的父亲是位小学教员，为其取“俊德”之名，是希望他做一个才能和品德都很杰出的人。林俊德去世后，基地官兵送给他一副挽联，上联评价他的才能贡献“铿锵一生，苦干惊天动地事”；下联赞扬他的崇高风范“淡泊一世，甘做隐姓埋名人”。

林俊德将个人和国家命运紧密地绑在一起，一生无怨无悔。他曾在《戈壁滩上，青春无悔》中写道：“我们这一代人是直接受惠于新中国的，比起寄人篱下、报国无门的前辈来，我们幸运多了。”在去世前一天，他回首往事，欣慰地说：“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核试验，我很满意。”这是他对人生幸福的最好回答！

“大漠，烽烟，马兰。平沙莽莽黄入天，英雄埋名五十年。剑河风急云片阔，将军金甲夜不脱。战士自有战士的告别，你永远不会倒下！”林俊德被评为“2012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这是组委会给予他的颁奖词，也是他壮美人生的真实写照。



扫描二维码，观看相关视频
技术支持：李连杰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对于歼击机飞行员来说，俯冲与跃升在特技飞行中是最不起眼的一套动作。甚至可以说，这套动作都算不上正儿八经的特技。就像是一名跳水运动员，跃入游泳池扎了个猛子，有何难哉？

但是，有的飞行员因为对俯冲与跃升动作太过轻视，在飞行考核中留下了懊恼与不甘。这里所说的“有的飞行员”中，就包括我。

多年前，在改装完某机型验收考核时，我受考的课目是“练习305”基本特技飞行。这个机型基本特技总共有8套动作，其中就包含俯、仰角45°~60°的俯冲与跃升。

我在空域内完成了前边几个难度较大的特技动作后，轻轻地舒了一口气。我对自己当天的飞行表现还算满意，自我估分在优秀范围内。

考核的最后一个特技动作是俯冲与跃升。如果我顺利完成这套动作，对于拿下总评优秀成绩更是胜券在握了。

我调整好飞行高度、速度和空域位置，准备按照预定的方向——面朝大海，进入俯冲。浩瀚的大海一望无际，海面如镜，似乎没有任何影响飞行安全的障碍物。

我在操纵飞机驾驶杆压坡度进入俯冲前，做出了一个颇具挑战性的决定——把俯冲角做到大纲要求的极限值60°！

我操纵飞机转弯，开始收小油门，当判断已转至既定方位时，迅速增大压杆量，以“斜扣式”的状态进入俯冲。之所以这样操纵飞机，是为了尽快形成规定的俯冲角。若仍用正常的操纵方法，要达到如此大的俯冲角将非常困难。

我检查了一下座舱内的地平仪。此刻，球形刻度盘上的棕色画面几乎已充满了仪表视窗的整个界面。棕色，代表的就是大地的颜色。它在告诉飞行员，此刻飞机正冲向地面。

我又瞥了一眼升降速度表，指针代表的下降率正指向180米/秒，且还在继续增大。

我感到飞机几乎立了起来，向着大海扎去。海面上的渔船仿佛迎面撞来，清晰度陡增。我来不及去查看高度表的指示数据，下意识地向后拉动了驾驶杆。这种本能的避险动作，使飞机的俯冲角迅速减小。

尽管安全退出了俯冲，但飞机的底边高度还是突破了规定界限。我当时的心情很沮丧，且不说这次飞行考核的成绩与优秀已擦肩而过，还险些危及飞行安全。

那次飞行考核之后，我对飞机俯冲的运动轨迹进行了计算，找出了不同的俯冲角在一定载荷条件下所对应的高度。我发现，在操纵飞机退出俯冲时，只要卡住几个关键点的数据，并根据当时的误差大小对载荷做出调整，飞机就可沿着理想的曲率半径运动。

在后来的飞行中，我一遍遍验证着自己的想法。果然，飞机的运动轨迹如我设想的那样，既能达到最大俯冲角度，又能确保退出俯冲时的底边高度不

俯冲与跃升

■宁明

低于规定要求。

后来，我把自己摸索出来的经验分享给了战友。他们按照我的方法，也圆满完成了这套动作。

年底，我们又迎来了上级的年终技术考核，恰好我受考课目又是基本特技。

当我以娴熟的动作完成所有考核内容后，意犹未尽，又特意增加了一套俯、仰角60°的俯冲与跃升。我把俯冲与跃升动作做得行云流水、丝滑优美，其数据之标准、轨迹之圆滑、衔接之流畅，几乎达到了完美。

坐在后舱的考核官看在眼里，难掩内心激动，用机内通话告诉我：“很好！我也来一个！”

接着，考核官模仿我的操作，把这套特技完成得非常漂亮。我在前舱会心一笑。返航时，我望着湛蓝的天空和机翼下辽阔美丽的山河，身为战斗机组飞行员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我轻轻在心底默念：“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而我已飞过。”



长征

第6432期

北塔山的雪

■杨立新

这里常降鹅毛般的大雪
把守边最美的记忆珍藏心窝
山松诉说御敌的壮怀激烈
呼啸山风轻轻将军人抚摸
官兵的血性早已刻进界碑
还有忠诚铸就的坚强品格

北塔山的雪
铺开素笺
写下了巡边时的牧场辽阔
写下了月夜踏雪时的跋涉
还有脚下石头
身边的沟壑
每一处都是心中熟悉的景色

这里的雪就如蒲公英种子
落下的地方就开出生命花朵
把守边光荣传统代代传播
群山屹立见证出征时的集合
还有顶风冒雪的巡逻

北塔山的雪
从不觉得寂寞
记录寒风中挺立的执着
记录滚烫的心怀融化霜雪
还有河边树林
远处的山坡
每一处都诠释军人的魂魄

你站在风雪季节
每分每秒都谱成动人的恋歌
握紧钢枪
用生命兑现军人庄严的承诺

映山红

■梁路峰



红色足迹

触摸历史，追溯精神血脉

晨雾还未散尽，山径已染上胭脂。昨夜的雨在花瓣间蓄成水晶盏，风过时溅起零星的水花。我踩着湿漉漉的苔痕向上攀，忽见几滴暗红渗进石缝——先烈们的血迹与满山杜鹃，在四月的露水里融成同一种颜色。

那些野杜鹃生长得热烈，拳曲的根须扎进黄洋界的崖壁上。有朵花恰好开在战壕旧址的豁口，五片红色花瓣微微卷曲，像极了红军帽上的布质红星。采药老人说这是“烈士鹃”，专挑旧战场生根，把土里的铁腥气酿成花蜜。他粗糙的指腹抚过焦黑的树桩，那里仍嵌着半枚子弹头，铜绿间却绽出簇新芽苞。

八角楼前的古鹊最知情意。当年毛委员在花荫下读书，花瓣落满纸页，他便将其中一片夹进书缝。如今那株老树已亭亭如盖，花影投在复原的桐油灯上，恍惚映出那个挥毫疾书的侧影。讲解员姑娘发髻别着绢制红鹃，她说每到清明，山林间总有一些人悄

悄前来。他们神色凝重，在老树的树根处放上满载敬意的花束。山风鼓荡，诉说着往昔的壮烈与不能忘却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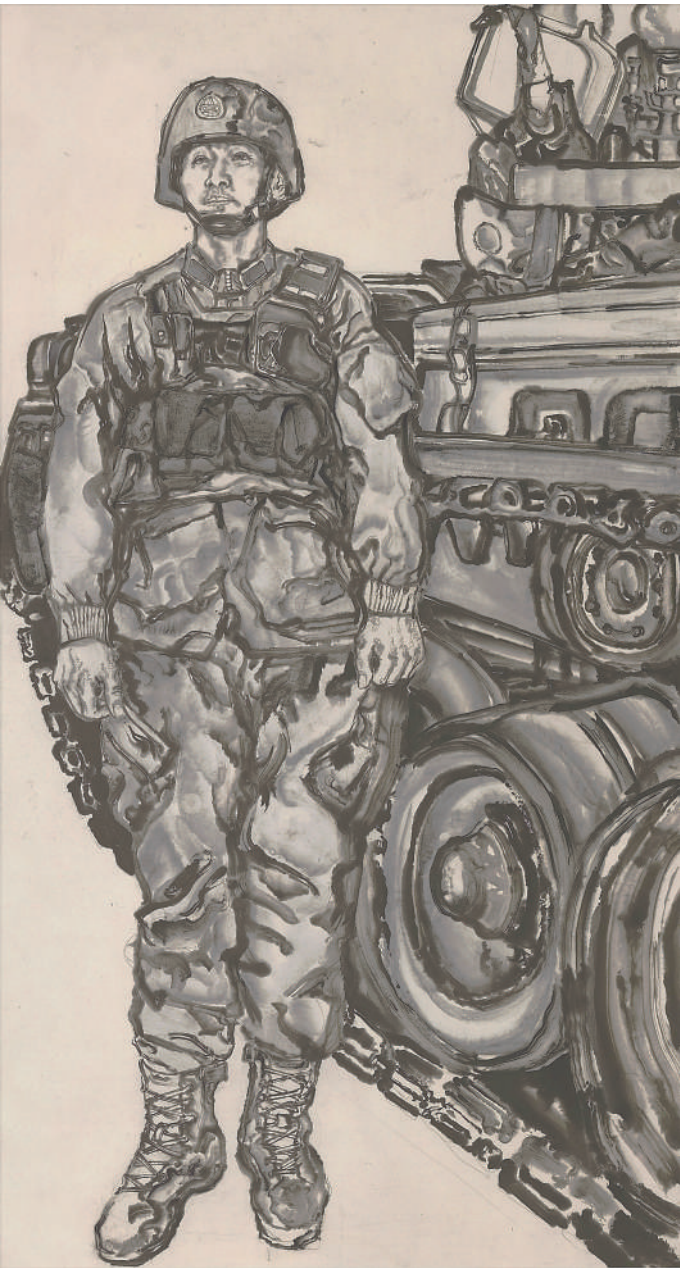
沿着挑粮小道往深处去，溪水驮着落花往山下奔涌。当年，朱德军长就是踩着这些红石板，把盐巴和草药送上五大哨口。石阶缝隙里挤满细碎的杜鹃，当地人唤作“火把花”，说是夜里会发出微弱萤光。放蜂人掀开蜂箱给我看，金黄的蜜里沉着点点殷红。“杜鹃蜜最是清苦。”他舀起一勺递过来，“甜味要等三咽之后才泛上来。”我细细品啜着，恍然觉悟，那股清甜，恰似先辈们一路走来的漫漫征途，唯有在岁月的沉淀与回味中，方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深沉滋味与无尽力量。

烈士陵园的花海最是惊心。十万株井冈红鹃列成方阵，花浪顺着山势起伏，仿佛还在等待冲锋号角。守陵人老周正在修剪枝叶，剪刀过处，纷纷扬扬的红屑落满纪念碑。他指给我看某块无字石碑，周围野鹃开得格外浓烈。“这是给所有没留下姓名的烈士立的。”他掸去碑上的花瓣，“他们的名字都好像让山雀衔去，撒在满坡映山红里了。”

暮色漫上来时，我坐在挹翠湖畔。对岸的杜鹃燃成连锦一片，映红了湖水。几个穿红军军装的孩子举着花环跑过，笑声惊起白鹭，翅尖掠过水面拖出长长的金红。突然有山歌破空而来，采茶女的嗓音清亮：“日头落山心莫慌哎，夜里还有红月光——”尾音被晚风揉碎，散入无边花海。

夜宿茅坪，忽闻窗外簌簌有声。推窗见月光洗亮的山道上，无数花瓣正随风飞舞，宛如流动的星河。它们掠过残破的碉堡、生锈的矛尖、字迹模糊的标语墙，最后停泊在新修的玻璃栈桥上。晨起时，我发现窗棂卡着半片残瓣，露水凝成的棱镜里，仿佛映出1928年的春天：头戴八角帽的战士正在花丛间练兵，长枪上的红缨与杜鹃纠缠解不开的结。

下山前，我在纪念馆买了两包杜鹃花种。铝箔袋上印着“星星之火”，种子却黑如焦土。回家后，我把它们种在老屋的菜园里，一个清晨忽然发现嫩芽破土而出，叶脉里渗着极淡的绯色，如一束小小火苗。我微笑着望向东方天际，那里正有朝霞浸染云层，恍若井冈山红鹃，正随着朝阳的轨迹，一寸寸染红辽阔天地。



忠诚卫士（中国画）

高晓凯作